

小说连载 女土司
康巴

◎牟子

万连副说：“好好好，我闭上，我闭上，闭上就不行了吗，只要你不走，我到明天早上都不讲话。”

“想我跟你呆到明天早上吗？”雍错轻声地说。

“想，当然想呀。”万连副高兴地说。

雍错笑了一扭头说：“你做梦去吧。”

万连副笑了说：“做梦也好，我就是常做这样的梦，我一睡觉就想着能梦见你。”

“万连副，今天上面安排你陪我不是让你讲这些的吧。”雍错说。

“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”万连副对雍错可以说是温柔备至，百般依顺。他带着雍错走进餐厅，饭是早就准备好了的，摆了一桌，花样也比那边少不了两个。

“唉呀，这么多菜我们俩怎么吃得了。”雍错说。

“这你就不要发愁啦，吃不了，自然有人来吃，你以为军营里的人都有这样吃的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这样的饭菜当兵的一年四季也难得看到一次，这是招待你的，吃不完剩下的叫几个连长排长来，风卷残云，一会儿就吃一个干净。”

“想不到我这个作丫头的你们也招待得这样好。”

“这叫作宰相家人七品官啊。”

雍错不知道万连副说的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是什么意思问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宰相是皇帝下面最大的大官，他家里的奴才也就相当于章县长那么大的官，这样给你说吧，你是土司的丫头，土司是官，你也算一个小官，这其实是讽刺人的。”

“好哇，万连副，你这个魔鬼，你还讽刺我，要你知道我的利害。”雍错说着狠狠地在万连副手腕上掐了一下，掐得万连副“哎哟”一声。万连副总是这样遭雍错拍，抑或这就是雍错表示爱的一种方式，不管怎么样，万连副总觉得雍错拍着他很舒服，不让雍错掐一下，身上好象痒痒的。

雍错说：“怎么样，现在知道痛了吧？”

万连副却按着痛处说：“一点也不痛，打是心痛骂是爱，不打不骂不自在啊。”

“那好，让我再爱你两下。”雍错说着伸过手来作出一副又要拍的样子，万连副却说：“你好胆大，不拍别人看见？”

雍错口里说“我不拍。”却把手缩了回去。

“好啦，我们该吃饭了，你喝不喝酒？”万连副问。

“我不喝，你喝吧。”

“我也不敢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今天是执行任务。”

“陪我吃饭也是执行任务呀？”

万连副笑了笑说：“你还真以为我是在陪你吃饭呀？”

“是你自己说的你是专为陪我吃饭的。那你跟着我干什么？”雍错问。

“就算是陪你吃饭吧。”万连副说着坐了下来，雍错也坐了下来。两个人慢慢吃着饭，万连副说：“真想不到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公开的吃饭，谈情，连女土司也无法前来干涉，这可真是天赐的缘分了。”

“要不是缘分，你说谁能看得起你这二十四军的一个连副？”

“你别这么说，论官职，我比你们那个女土司也差不了多少，论名气我也算是草地里的一个英雄豪杰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又要讲当年打大金寺的时候怎么怎么翻墙进去从里边打出来的事。”

“这些英雄事迹你也知道了，好好好，我就不讲了，我们吃饭，慢慢的吃了饭到我寝室里去玩。”

“我不去，万连副，你可不要越来越胆大包天了，这里是军营，我是跟女土司在一起的。”雍错严肃地说。

“你就放心吧，我的心肝宝贝。”万连副在雍错的手上捏了一把说：“今天的女土司没时间管我们了，我们可以尽管放心的去玩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万连副说：“今天的女土司跟我们杨团长谈情说爱去了。”

“你胡说，我知道，我们土司已经有了意中人，老鸨跟岩雕是不会一起飞行的。”雍错放下筷子说。

“这一次不说老鸨跟岩雕，就是豹子跟豺狼也要拴在一起啦。”万连副怪声怪调地说。

“我不信。”

(未完待续)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风轮菜

◎杜明权

我的小棚居附近凸起若小山包样的圆包嘴，地方不大，却是很多植物种类聚会的乐土，也是我闲暇时徜徉的乐园。

暖风醉人的时候，可以提一壶茶水，搬上小木凳，登上圆包嘴，坐在草木中间，鸟瞰四周，倾听阳光、月光、草木、鸟儿以及微风温软的对话，这惬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

五月到来，圆包嘴四周的陡坡上，一丛丛茅莓含着绿豆大小的花骨朵儿，它们离怒放时间尚早，只是在慢慢地准备着，日积月累，蓄势待发。立夏之后，紫花地丁、点地梅、酢浆草诸类草本植物，已结出了小籽粒，进入成熟的果期，为繁衍下一代做好充分准备，“儿多母受累”——其容颜逐渐黄残、丽影难再。此间时光，风轮菜开始阔步进入花期，轰轰烈烈地展示自己青春扑面的姿容。很多种类的野草，当其幼苗萌发的时候，总是默默无闻，然而，只要当它们开出了自己的花朵，展现出它们独有的特色与风貌，就能让人一下子辨认了出来，一见它们青春十足的风采，瞬间令人眼前一亮。徒步于野外，它们展现的美丽，不得不让人多看它们几眼。植物有植物的语言，它们的语言就是花朵，植物的花朵不同，其语言也就不同，它们以不同的花朵盛开般的语言，向清风明月倾诉，向世界大声说话，只是我们人类逐渐远离大自然，我们的耳朵退化得越来越木讷，再也听不见植物们美妙动听的话语，我们在大自然面前，很多时候变成了“睁眼瞎”——也许，我们只是在装聋作哑，也许，我们只是在表演掩耳盗铃般的“喜剧”。

圆包嘴生长着众多的风轮菜。风轮菜与三花四棱草长得极为相似，不仔细观察辨认，只是瞟眼一瞧，让人以为是同一种植物，两者全株都被细毛包裹着，植株的高矮一致，十至四五厘米的样子。它们对生长的环境要求都不高，路边、林下、山坡、田野，就是像圆包嘴这样的贫瘠之地，它们也能蓬勃地生长。它们的叶对生，大小一致，长两厘米，宽一厘米余，椭圆形，叶脉纹路清晰，如青筋突兀，叶缘微波起伏。而稍加辨认，两者区别还是较为明显的。三花四棱草的叶子正反两面均为水绿色，风轮菜叶片的正面为绿色，颜色稍微深一点，有的叶片背面泛紫，像紫苏叶片的颜色。两者茎干均为四棱形，粗细一致，为紫色或浅紫色，但风轮菜的茎干柔弱一些，仿佛藤蔓，只有它步入老年时光，才因茎干逐渐枯萎而变得坚硬挺直。

植物只要花朵一开放，这时段，就会暴露出它们各自的身份。春夏之际，众多野草陆续开花，这是结交草木为友的最佳时期。三花四棱草开花早，粉蝴蝶花形，五月初就已经结下了比芝麻还小的籽粒。立夏前后，风轮菜才举起自己的花朵，像高举着自己的国旗，向世界庄严宣告它独立永恒的存在。

植物也会模仿和学习它类植物的优点，为自己所用，从而改造与优化自己。风轮菜的花朵与夏枯草的花朵类似，穗状花序，细碎众多的花儿若米粒大，为紫、紫红、紫蓝的花瓣，星星点点，闪烁烁烁，晃眼看去，误以为风轮菜就是夏枯草。若要分辨清楚，须得俯近两者，仔细分辨：它们的高度不同，茎叶的色泽不同，茎干的柔韧性不同。风轮菜绒毛明显，夏枯草花期较早，风轮菜花色略淡，众多毛茸茸的花托绿中泛紫。立夏以后，夏枯草开始步入成熟期，而风轮菜正青春蓬勃地长叶开花。更有不同的是，夏枯草一般在每根茎干尖头，举起一串花穗，只独独一枚，而风轮菜茎干的顶端不仅聚合了一串花穗，而且在对生的叶柄根部可以各生出一枝短花柄，再举起一串花穗，每一枝茎干，可以举着许多枚花穗，瞧去，像孩童一路奔跑着玩耍时，手里高举着的一枝挂满了“风轮”的小风车，风轮随风呼呼转动。也许，风轮菜的如此情态，可能就藏着古人之为命名的秘密。我私下里不妨可以这样推断与认为：给风轮菜取名的时间段，可以认定在商末周初姜子牙发明“风轮”以后，人们才给这种植物取名为“风轮菜”的，至于姜子牙时代以前，风轮菜叫做其它什

么名号，我难以猜测。古人给植物命名的时候，童心不改，也总是满含着想象力与智慧。

古人给风轮菜取名之时，为什么不取为“风轮草”呢？明明是一种野草，而偏偏要取用“蔬菜”一词的“菜”字，似乎想把它归并到“蔬菜类”农作物，而在我看来，“风轮菜”与“蔬菜”远离十万八千里。

而总有一些地方的人，把风轮菜偏偏要呼为“风轮草”。但风轮菜与风轮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虽然这两种野草都有“风轮”的形态，但“风轮菜”与“风轮草”的长相其实并不相同，各地的叫法的确有点儿随意，野草而已，不愿意耐着性子去细心区分。风轮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唇形科风轮菜属，遍生于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区域，还被人们称为蜂窝草、节节草、苦地胆、熊胆草、九层塔、落地梅花、九塔草等，各地区的人们对其称呼不同，大概多依其外貌形体特征而称呼的，所站的视角不同，自然所取的名字也就不尽相同。风轮菜新鲜的嫩叶具有香辛味，闻一闻，有一股中药的芳香，古时中国人常用来作为烹调的材料，其香味特殊，具有烹饪食用价值，这或许人们取名时把它归结为“菜蔬”一类的依据吧。

其实，我不必这样繁琐地去推测关于风轮菜的名字的由来，因为这对探究认识风轮菜本身的意义并不太大，风轮菜就是风轮菜，它完全独立于我的意识之外。

万物都有它的实用价值，平凡的风轮菜也不例外。风轮菜全身可以入药，具有疏风清热、解毒消肿、止血等功效。植物的高贵之处难以说尽，圆包嘴周围，我脚下任意一处，随便一株不起眼的野草，它们默不作声，大隐于野，其实都是治病救人的圣手。平常人家，对风轮菜也有普通的日常用法：茎端及花穗，具有收敛和杀菌作用，古时的人们常用于漱口及油性皮肤的蒸脸洗脸护肤，可收敛皮肤和抗菌，减缓皮肤衰老；亦可用于泡茶，其香四溢，可纾解消化不良，排解胃肠胀气，提振食欲，亦可舒缓咽喉肿痛之疾。现今，这方面的工业替代产品多如牛毛，很少有人直接采挖风轮菜用于身体保健了，这对野生的风轮菜来说，或许是喜逢了捡漏般的一大幸事。植物们从各个方面保护着我们，而我们有时表现却正好相反，对它们则毫无顾忌，随意摧残，是不是显得有些冷漠呢。

坐在草木中央，四周

如月光如浮尘无声

我的目光

越过摇曳的草尖

涌向地平线外

我的心

像风、像飞蛾

奔向那若隐若现的

万物的火焰

从圆包嘴风轮菜的草尖，抬眼望出去，田野小麦黄熟，群山的碧绿泛滥，起伏的峰峦以外，浩瀚的宇宙，怀揣秘密，怀揣着打开万物之门的钥匙，但它秘不示人。万物与时空，交给我们的信息极其有限。万物隐秘至深，不会主动地显露于外。即使显露到了我的眼前，我也无能看见。一切都要靠我们主动而辛勤地去探寻与发现。每每获得万物的点滴隐秘，掌握其深刻密码，人类就获取了照耀前路的一丝光明、一根火把。人类是孤独的远行者，走在宇宙暗黑的甬道里。上苍把宇宙秘密藏入万物心中，就是植株矮小、花茎叶不惹眼的风轮菜，肯定也怀揣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宇宙大秘密，那撬动银河系的杠杆，也许就藏在我们眼前这些平常万物的内心。

